

文/片 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
记者 张九龙

东营利津县有个盐窝镇，几乎所有外地人初到这里，都会问上一句：“你们盐窝产盐吗？”盐窝镇现在并不产盐，然而在历史上却是个名副其实的盐窝子。

盐窝所在的利津紧靠渤海，自古得鱼盐之利，齐国就曾煮海为盐，开创东方霸业。利津古为滨州永利镇，金明昌三年（1193年）升格为利津县。这次“上位”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盐的功劳。

早些年，这片土地一直沉在海里，在隋至唐末的300多年间，海岸线外延30余里，利津才形成陆地。直到金朝，这里拥有漫长的海岸线。

当时，岸高水阔的大清河由此奔流入海，作为河运、海运的枢纽，利津的战略地位一下提升。除了升格为县，金朝政府还在入海口建了座海关码头，修筑土城，屯兵设防，这便是名镇一方的铁门关。

元朝时，有鲍氏家族定居于今利津盐窝镇，形成村落，因地处洼地，得名“鲍家窝”。此时，南方的晒盐法传入山东，引发了工艺的变革。当地盐业生产不再单一依靠芦苇为燃料的煎盐法，而是晴天晒盐、雨天煎盐，既节省了燃料又增加了盐产量，生产效率大为提升。

当时，鲍家窝周围尽是晒盐滩，居民以晒盐为生，盐场在此屯盐，并经大清河外运，故人们称之为“盐墩”“盐窝”。清初，此地设立了集市，随着清中期盐业迅速发展，客商纷至沓来，形成了繁荣街店，又名“盐窝街”。

“盐窝”之所以敢称“窝”，是因为境内永阜盐场的存在。

至元二十六年（1289年）利津开始正式设置盐场，分别为宁海盐场、丰国盐场和永阜盐场，并设立了“永阜场大使署”作为盐政管理机构。永阜盐场就在今盐窝镇。

古时盐业官营，既是国家税收的重点，又是关系民生的要害，地位十分突出。有了正规军的名分，元明清时期，当地盐业得到快速发展，特别是清康熙十六年（1677年），山东境内盐场经历了一次关停并转，利津三个盐厂合而为一，组建起新的永阜盐场。鼎盛时，永阜盐场盐滩数量达到446个，规模居山东八大盐厂之首，名冠齐鲁。

产量大，自然销量也好。永阜盐场所产食盐，除供应山东66州县和1卫外，还行销河南归德府所属8县。《济南府志》记载，当时历城县、章丘县、邹平县、齐河县、齐东县、济阳县、禹城县、临邑县、长清县、平原县等均掣配永阜场盐。每年有55万包盐从铁门关启运，顺大清河转京杭



利津流行吕剧，已有一百多年历史。

大运河外销，大清河一度被称为“盐河”。

永阜盐场的食盐品质颇好，粒大、味厚、坚固、洁白，甚至有“为东盐精华所萃”的说法。清朝时，永阜盐场所产上品，曾供曲阜孔府邢盐专用。所谓“刑盐”是一种特制的虎形盐，用于高级祭祀。仅此一项，永阜盐场每年要提供5144斤盐。

特殊的地理条件，促使盐业、渔业、海关运输业及商业兴起，历史上的盐窝，展现出一种迥异于内陆农耕文明乡镇的风采。“鼓捣笤帚乔家庄”“不透气的鲍王庄”“甜末啦嗦的黄家庄”“丁零当啷的十六户”“站在正面的张冯”“杨柳坡担在锅沿上”……说起这些手艺村、工匠村，盐窝人总是如数家珍。

由于是退海之地，盐窝的百姓祖上大多是移民迁徙而来。从明朝初年开始，山西、河北、河南、鲁西南的人陆续定居于此，同时把他们祖籍地的民间艺术带到了盐窝。

鲍家窝擅长制作灶台锅盖，杨柳坡擅长制作算子，张冯村擅长制作“家堂轴子”，乔家庄擅长制作笤帚，里八庄擅长制作鞭炮，黄家庄擅长制作糖瓜……可以说，几百年前，当地就实现了“一村一品”“一村一技”，过上了靠手艺吃饭的日子。

然而，自然条件的变化，再次改变了这片土地的命运。清咸丰五年（1855年），黄河从河南铜瓦厢决口，改道夺大清河入海，对永阜盐场造成了毁灭性打击。

从那之后的几十年里，黄河“无岁不决，无岁不数决”。黄河每次决口带来的破坏力大，许多产盐地是受灾最严重的地方，比如盐窝、北岭、南岭、吕家洼、辛庄、十六户等，导致永阜场产盐量直线下滑。

著名收藏家、观复博物馆馆长马未都的外祖崔家，曾是永阜的大盐商。崔氏先祖崔普于明洪武二年（1369年），由山西洪洞县迁到利津定居，盐窝镇的八里庄等地，就是崔氏先祖最早的定居地。

崔氏先祖以盐业为生，逐渐做大。1855年黄河决口，河水刚好从崔家的盐场中间穿过，危在旦夕。按照惯例，如此大的洪灾，朝廷应火速建筑救灾，但是，清廷正忙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，哪还有这精力。

无奈之下，经官府批准，财势雄厚的崔家凭一己之力，硬是修了一道45万土方的灶坝，与黄河周旋了40年。然而治标不治本，1895年，黄河再次决口，大坝决堤，崔家多年的苦心经营最终付之东流，此后举家迁到了北京。

1896年，永阜盐场滩池仅存7个，名存实亡，所承担的供盐任务不得不改由官台、富国两盐场替代。1904年，黄河于利津薄庄决口，水由徒骇河入海，附近所有盐池淹没无存。次年，永阜盐场并入寿光王官盐场，从此盐窝和利津不再产盐。

黄河在利津改道10次、尾闾变迁50多次，对两岸人民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黄河虽然冲毁了盐卤之地，但是被水稀释后的土壤盐分降低，反而适宜种植农作物，永阜盐场滩池慢慢变成了沃土。

清光绪中期，盐窝芦苇深处渐有垦户出入。此后，官府出面移民安垦，在盐窝设垦务分局，分为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五路，办理丈放土地之事。利津、沾化、广饶、寿光等县的贫民纷纷前来垦殖，从此当地百姓转型发展农业。

水患不除，难以成家。盐窝境内大多一片坦途，而在南岭子至北岭子一带，却是一片高地，呈南高北低形态。所谓的岭子，其实是古时黄河的废坝。岭子西边大都是红黏土地，岭子东边为古盐滩，土质沙碱。

百姓自发围绕这片高地聚居，绵延竟有十里之长，俗称“十里长巷”。依托这一特殊的景观，当地正在打造“非遗文化传承一条街”，新近建起的戏楼，成为周边村民的文化休闲宝地。

利津流行吕剧，当地百姓叫“唱扬琴的”，已有一百多年历史。吕剧的形成，和黄河水患是分不开的。俗话说“三年恶水三年旱，三年蝗虫灾不断”，为了糊口养家，闹荒时，村民就外出逃难，沿街要饭。

他们一边演唱家乡小曲，一边乞讨，并且融合了多个村子的说唱艺术形式。后来，演出形式不断革新，由家门口或院子里唱，再到地面上摆场子化装一唱，形成了新剧种。在当地，上了年纪的村民几乎人人都能唱几句，举办婚礼时更是有唱吕剧的习俗。

如今的盐窝镇已经不产盐，倒是肉羊养殖规模不可小觑。鼎盛时，全镇肉羊养殖户达1300多户，年出栏量近200万只，是当之无愧的“山东肉羊产业第一大镇”。

海洋变陆地，盐窝变“羊窝”，真叫人感叹不已。



【人文地理】

瓢泉：

辛弃疾晚年的故居遗址

□陈忠

在阳原山祭拜辛弃疾墓之后，我们便去寻找辛弃疾晚年的故居遗址——瓢泉。驱车一路向东，来到了江西省上饶铅山县稼轩乡瓜山下。

车停在了一条公路路边的几间颓废的平房前。抬头看见一堵山墙上，有一牌子，上写：铅山瓢泉矿泉水厂。朋友说，可能就是这里了。于是，我们一行四人，沿着一条鹅卵石与长石块铺设的小路往前走去。走了也就一百米，就看见在长满茂密竹林的山脚下，有一石板护栏和鹅卵石护墙围绕的空场地，空场地的中央有一块微微隆起的大青石，青石上有自然形成的两口泉水。

雨季未到，不见半山有泉喷出，只见山脚石缝中，有泉水潺潺流入如瓢状的天然石凹处，然后，流入下方一状如石臼的天然石凹内。两石凹均在青石之上，有人工斧凿出的一浅沟使其联通，一瓢状，一臼状，其水均澄清可鉴。清澈透明的泉水，倒映着我们伫立泉边的身影，也倒映着我们头顶一尘不染的蓝天。不知当年，辛弃疾是否像我们一样蹲在泉边，用双手掬起一捧清冽的泉水，清洗一路的尘埃，但我知道，最后终老瓢泉的他，坐在稼轩府堂前，会时常遥想起北方的故乡那满城的泉水。

我坐在瓢泉右侧立着的一块石碑前。石碑上刻着辛弃疾两首关于瓢泉的词，字迹模糊难认，好在我都熟知，也就没细细去辨认。眼前的两口泉水，都注满了泉水，但并不太深。水质呈绿蓝色，泉水上面漂浮着几片竹叶和杂树枝。

1186年，辛弃疾与门人到鹅湖山一带寻找泉水，来到距鹅湖寺20里地的奇师村时，发现村后瓜山山下有一口周氏泉。泉池如瓢，泉畔，有茅屋两间。辛弃疾看着眼前的一泓荡漾在前后两个天然石潭的清泉，内心涌起了惊喜之情，流连忘返，爱不思归，欣然夜宿泉边。

两年后，辛弃疾再次来到瓜山下的周氏泉，决定在泉边建一个别墅。别墅建成，他把周氏泉改名为瓢泉，从此，他便来往于上饶带湖和铅山瓢泉两地。1194年，辛弃疾在瓢泉动工建新居和庄园，决意“便此地，结吾庐，待学渊明，更手种、门前五柳”。一年后，瓢泉园林式庄园建成，辛弃疾一高兴，就写了一首《水龙吟·题瓢泉》：我辛稼轩岂是长久贫困的人？你看我新居的屋外清泉珍珠般倾泻而下。人应乐天知命，可从古到今有几个人明白用之则行、舍之则藏的道理呢？人不堪其忧，可是人家颜回，一箪食，一瓢饮，不改其乐。想当年孔丘以淡泊清贫为乐，即使粗茶淡饭，也没见整日忙碌不宁的样子，像他们这样的人，怎么会是恓惶的人呢？姑且终日静对山上的浮云，这瓢泉之水，不要急匆匆流到山下去。清泉如镜，正好照我苍颜白发，过去那些轻裘肥马的富贵日子，过去就过去了罢。品一口瓢泉的水，顿觉口齿清凉，满怀乳汁般芳香。饮后，我把水瓢挂在树上，风一吹，水瓢发出声响，它就破了，所以说，人还是默言得好。

有一肩上荷锄的小伙子出现在不远处的山坡上，一看就知道是前来挖竹笋的。山坡上，还有一只老母鸡带着一群小鸡在觅食。

突然就想起了淳熙十五年的那场鹅毛大雪，想起了陈亮和辛弃疾相会在石桥上的情景，想起了他们共商恢复中原抗金大计的几个雪夜，想起了陈亮辞行东归后的第二天，对挚友的离开百般不舍的辛弃疾，骑马欲追回陈亮，结果，因雪深泥滑，没能追上。当天，投宿在方村，独自一人对雪煮酒。那个方村，应该离这里不远吧。

沿着一条鹅卵石铺就的道路看过去，远处有一被竹林遮掩的村落。可以想象得到，各种各样的头衔被朝廷削夺得干干净净的辛弃疾，看似在瓢泉过着放浪林泉、闲云野鹤、不问世事、饮酒赋诗的村居生活，实际上，幽美的瓢泉山水，恬淡的乡居生活，并未消减他的爱国热忱。他的胸中一直装着破碎的山河，一直怀着收复中原的雄心壮志。

南宋的某一个冬天，孤独的辛弃疾，写下了这样的诗：“相思几欲扣停云，抱疾还嗟老不文。满眼梅花深雪片，何人野鹤在鸡群。诗肩相见高如旧，酒甲而今蘸几分。且向梁园赋清景，自知才思不如君。”思念北国之情跃然纸上。而今，有多少人会用清澈的目光撩拨开历史的帷幕，真切地看到辛弃疾孤独的背影呢？

辛弃疾在鹏鸽声里远去了，八百多年的落叶不知暖了多少只鸣咽的秋虫，润养过茂林修竹的泉水还在流，只是吟哦过寂寥时光的泉水更细了。